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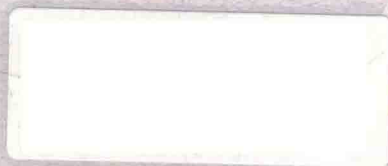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
杨英国卷



情种

杨英国 著
QINGZHONG

- ◎情种
- ◎书生夜短
- ◎小时候的月亮
- ◎找脸儿
- ◎最后一网鱼
- ◎返童
- ◎划破雨夜的电光
- ◎艰难的抉择
- ◎避嫌
- ◎烟火外的岁末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
杨英国卷

情种

杨英国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种 / 杨英国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0.1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杨英国卷)

ISBN 978 - 7 - 5205 - 1455 - 2

I. ①情… II. ①杨…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37093 号

责任编辑: 卢祥秋 薛未未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 - 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8 字数: 232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作者简介

杨英国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原山东省德州市作家协会主席。不事张扬，潜心写作，半生秉持，锲而不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发表小说作品，迄今已在北方文艺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等出版长篇小说八部、中短篇小说集五部；在《山东文学》《民族文学》《北方文学》《新月》《回族文学》《当代小说》等国内报刊上发表散文、文学评论四十余篇；另有多部影视剧面世；有小说作品获得山东省文艺精品奖等国内多种奖项。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

目 录

找脸儿	1
默化	14
潜移	29
情种	35
书生夜短	49
避嫌	59
最后一网鱼	68
促狭儿	77
小时候的月亮	92
辛山	103
上岗	114
年夜	120
心性	125
疑似	130
艰难的抉择	146
无妄	162
动力	171
师表	182

夕照	188
转折	198
河怪	206
变异	213
子与父	218
返童	225
烟火外的岁末	235
划破雨夜的电光	244
冷门	259
“夜叉”四妈一家	272

找脸儿

这年月，富足人家越来越吃香。忙子呢，因为穷，越来越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了。——没出息，二流子，不务正业……但凡有损人格尊严的话，常常像风一样在他耳边刮。也难怪，虽然如今再也不会缺吃少穿，但人比人该上进，货比货该改革，这个极为普通的道理是得明白吧？并且，忙子高寿三十还没娶到老婆，不独自己孤单难耐，连儿子孙子也给耽误了。然而，忙子毕竟是忙子，心大量宽毫不介意，仍是每天东跑西蹿乐乐呵呵的，好像真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老父亲见儿子失心疯，先是忧愁，后来终于发怒，指头戳了他的鼻头骂：王八蛋，败家子，祖宗的脸皮让你撕烂了！

这话骂了几十次，却也真的薅了忙子护心毛。败家？喊！瞧着，我要成家、兴家、发家。鼓噪起来，纠集了泼皮相识，几月内便搜罗了半口袋埋在地下的古董。这东西当时在本地并不贵重，到得广州却是大价，只是犯法，倘给抓住，便人货都搭上了。忙子认定成气候的都是光着脚丫踩刀刃的汉子，豁了出去，上火车，下火车，几经折腾，刚和对方接上手，也不知怎么漏了风，一群人抡着大棒围上来，将他们尽数擒住了。

他给押回本地，判了一年刑。刑期不长，却极难熬。好容易熬出来，回到村里，那形象在人们心目中较之往日更加等而次之了。这里是

地处僻远的乡下，民风依旧淳朴，一个人坐了牢，在人们的眼里就跟强盗流氓差不多，没了地位也没了人格。无论他走到哪里，不是遭人白眼，就是被人奚落。牯子平生第一回感受到苦恼的滋味，“虎落平阳被犬欺”，心里暗暗骂着，却也万分无奈。“脸面”已经丧失，怎么办？慢慢找吧。

做人，最怕的就是被人瞧不起。

牯子顺着墙根檐下溜了一两年，如今终于来了露脸儿的机会。街心刘家老五办婚事，竟也对他“喜筵恭候”。收到请帖儿，牯子蹲在门槛上思忖着，回忆着，激动得想哭又咬牙忍住。忍了半天捺不下，就起身进屋，起得太猛，脑袋顶在门楣上，晕乎了好一会儿才想起一件可怕的事——入喜筵须得拿“人情”。这“人情”就是钱，钱是孬种，可做人又离不了它。于是，人人都在变着法儿地拿到它。

运筹半日，终于柳暗花明。将老父亲的一对兔子捉住卖了。虽然只得二十元，到底还是灭掉了烧眉毛的火。

捏紧了两张十元钞票，腆了胸腹朝街心踱去。街心一所红顶瓦舍，虽不见壮丽，但在周围土房土院的比较下，已很有些阿房宫的味道了。房顶上装了大喇叭，喇叭里唱的是“提篮小卖拾煤渣”，牯子在“拾煤渣”中走进院，院子里已是席宴齐备，笑语喧哗。老五办喜事，亲朋好友、村里的头头脑脑早都到了。早有早的道理，有的有钱，有的有权，重重的“人情”托在手里，自然要早来坐上席了。他呢，与权无缘，“人情”也只付得二十元，红账上落了名讳，却偏偏蒙了头，张罗着要去“上席”坐。“红总”独眼老邵瞅定，劈胸揪了他的衣领往下拽，引逗得人们乐，他也乐，人们乐得淌泪，他的眼圈却红了。老邵虽然一只眼，却分得清贵贱穷富，力气也大，三几下就把他捺到喜棚之外的下首，让他与相同身份的蹴作一堆，享受规定中的末席。

末席也是席，虽清汤寡味，总比窝在灶前喝稀粥强多了吧。他暗自认可。“有钱的王八坐上席”，他嘟哝一句，安慰自己，也宽慰同伙。虽如此说，眼睛仍时不时地瞟向棚内。棚内上席处，劝酒的刘家老五正忘形地摇屁股，左右侧了脑袋，不断向客人比画什么。随着阵阵的笑声，老五本就红扑扑的脸，愈发地像只熟螃蟹。

“哼！”他愤愤不平，又无处发泄，从盘中捞些杂碎丢进嘴里，吃螃蟹腿般狠命地嚼。心中气闷，口里便道出不平来：“哼！妈个×，凭什么？”

可也是，这年月，老五的身份只比昔日的“专政对象”强一点，但日子过得倒比“依靠对象”们好得多。他像条有灵性的叭儿狗，世态的好坏，能极敏捷地从眼前气氛中嗅出和察觉。且又耐得苦，下得力，不顾风雨黑夜地往田里背屎粪，日当午光脊梁锄禾，地里大收成，自然就不缺吃花。老五不显山，不露水，暗地里又做些买进卖出的活，顺心遂意地发财，却从未说过傻话疯话狂话。凭什么？牯子明白，只是，明白归明白，却没有恒心和耐力像老五那样去做。唉！世间短短几十年，下那个王八大力做什么，顺河行船，不缺吃喝就行了。即使挣上千金万银，驾鹤西归时又能带走什么？

牯子一念至此，心中顿时平衡了许多。

上席处又传来女人的声音，细瞅，却是她——新娘子小叶。

小叶哟小叶，要不是那场意外，你就是我的了。而这位老五，说不定此刻正给咱俩贺喜呢。还记得吗？那年护秋，我在田野里转来转去，懵懵怔怔听到你家棒子地里咔嚓作响，我以为有人偷盗，冲进去一把抱住，等看清是你在自己地里掰嫩棒子，我吓得要死，要逃，你却一把拽住了我……从那以后，我叫你干妹妹，你叫我干哥哥。可是，那以后不久，我贩卖古董被捕判了刑，回来后再去找你，却发现你又和刘家老五好上了。小叶哟小叶……

小叶乌发过耳，粉面扑红，今日较以往看来，更为可爱。他瞅着，想着，心中默默喊着小叶，不知不觉，手中一杯劣质地瓜烧猛地灌进嘴里，喉中烙铁般一阵热，霎时间就恍惚迷离了。神魂颠倒中，便乜了眼睛呆怔，继之由呆怔转为躁动，转为愤怒。娘的毛，人穷身子小了？你丫头片子忘了当初情意了，我今儿坐在这里，你不认干哥不要紧，总不能看也看不到我吧？娘的毛，瞧好，瞧好！

哲人说过，酒是美物，也是孬种，它性喜反复，极具由抑制到兴奋的作用。这作用，此刻恰好在牯子身上得到了验证，他就离了席面，晃到院中，在席宴之间、众目之下，以自身的行动，提醒过来人回忆那不算遥远的岁月。岁月流逝，记忆却不消逝，牯子撅起屁股，喊出了自己幼时曾见爷爷奶奶辈们连扭加唱的歌：“有朝一日翻了身，我和我的干妹子结个婚……”扭着，唱着，钻人空凑到了老五和小叶跟前继续着唱词：“干妹子，你好，实在哎哎好，走起那个路来哎好像，好像……”

后边的词大约是“好像水上漂。”

可惜，没来得及“漂”，就听叭的一声响亮，脸上挨一极脆的耳光。左颊热辣辣又痛又麻，唱词自然中断，大脑的兴奋又转为抑制了。惺忪醉眼前，模糊见得老五全家拉开战线，小叶当先立定，杏眼高吊，掐腰喝骂：“臭狗，喷粪！好像吗？好像你姑、你姨、你亲妈……”余音未断，五大三粗的刘家老六又挥来拳头。挨了拳头，不知又让谁踹了屁股。所幸有人拉劝，免了进一步的皮肉灾难，却教独眼老邵一溜踉跄地拽出门外，指了鼻尖训斥：“小子，你是狗坐轿子，不中抬举的货！”

不坐轿子，也不做狗。瞅着“送”他出来的刘家老五等众人，牯子愤愤地跑走，跑到一个估计老五难以追上的距离，这才抖开那件极开心的事，他扭脸向后，平地跳起三尺多高，可着嗓子吆喝：“老五——活王八！”

用力过猛，也是酒力又发，趔趄两下，咚地摔倒了。犹恐人家追上

来揍，便拼力地站，要站起来。可是，容易吗？

这个“站”字，是难。

自从在刘家老五的新婚宴席上丢了大丑，此后忙子一直就思谋着那个“站”字。丢了脸儿，须得想法儿找回来，这是骨气，这是人格，不要人格的人算不得人，对不住自己，对不住祖宗，也对不住这个世界。虽曾诅咒说“有钱的王八坐上席”，但只要坐得上席，便当“王八”也是光彩的。他从心根子里这么想。

日月突进，世道越发活泛了。刘家老五又跑到了前头。他家劳力多，本钱大，种地之外，就又申请张罗了小砖窑，不二年，光景立马高出别人一截。逢了顺风好扬场，春日里红顶瓦房一扒到底，月亮未曾转过那一遭，前出厦的双层小楼便拔地而起。忙子瞧在眼里，不屑地哼一哼：娘的毛，这算得啥，这世道十年一小进，二十年一大进，发家的时日早着呢！我忙子能贩得古董坐得牢，如今政策一放再放，天地间前途无量，急煎煎做什么？你楼高，人还能再高吗？……日姥姥的。

忙子暂时无意“发财”，种地却开始卖力了，连年地收了粮棉，手头很是宽裕。以往的岁月里，遭人许多白眼、许多奚落，究其根由，简单的一个“经济问题”。如今日子兴盛，自是财大气粗。人言“饱暖思淫欲”，忙子却是“饱暖忆往昔”。往昔在老五家坐下席遭驱逐的耻辱，总是影子般随时跟定了他。他不能忘，也忘不了，那是心头的伤痕、鼻尖上的疤！

伤痕要治，疤要修补，这就不能放过任何机会了。

有庄乡街坊新朋旧友间的事情，忙子必要尽力凑合。大把的钞票掏出去，换得上首席里坐定，指天画地般海吹一番，就很有些元帅坐帐的感觉。钱能通神，钱能争气，一两年后，人们对他已是挺看重了。谁家红白大事，必要单独知会；稍稍沾点儿亲朋，便送大红全帖。一段时间内，像文人们瞎吹的如淋甘露又如饮醇醪，愉悦和甜蜜同时陪伴着他。

人是有怪癖的动物，日子艰难时，咧着嘴巴叫苦，一勺米分开吃，一分钱掰开花。手头一旦松动，就开始弄不清自己姓什么了，好像走在路上拾了块狗头金，富足得喘气不匀，修房盖屋置家具不说，红白大事的花费，却也如同发了大水漫了堤，一涨再涨。昔日三元五元的“人情”钱增长十倍，百元面值的大票子也三张两张地甩上了红白账桌。人们似乎迷了心窍昏了头，完全忘记了庄户人依仗的仍是一地土坷垃。

坷垃地终于用脱了力，近二年不再大幅度的增产。特别是棉花，灾情重，投资大，棉站收购时又变着法儿地压价。农人的收入渐平或少，而物价却在日趋升高，吃喝抠紧些尚能对付，可前几年撮上去的“人情”价码却落不下来了。水涨时船随水高，水落时船却在高处搁住了。船似神船，船上好景致，进得船里，有成佛成仙的感觉。虽然上船时费力又花钱，而下船后仍是肉体凡胎的角色，可人们为了体会那感觉，总还要舍死亡命地朝上爬。

这几年，逢到秋收以后，人们就像约定俗成，娶媳嫁女发大丧，一个连了一个。连连提价了的“人情份子”仍是高水平，人们手头虽已拮据但仍要顾脸皮，如同撞槽的驴般东一头西一头地张罗。像刘家老五这样有着副业收入的倒能支撑，可是，早已拔毛秃顶的牯子之流呢？

牯子像个好胜心极强的人爬竿，越爬越累越支持不住，而虚荣心和挣一挣的念头餓住了魂，便死也不肯往下滑。

为“人情”事从秋后一直忙到腊月，该换的换掉，该卖的已卖，牯子打罗了一下，就差没把自己和老爹的嘴巴吊起来了。最近的几份人情钱实在难凑，只好涎了脸皮到亲朋家里借，如此虽欠了一屁股无根账，脸上却总算说得过。谋划着好歹度过冬日去，来春不种棉花种白蒜，白蒜这东西产量高，成熟早，提前刨掉卖个好价，陈账旧债总能一锅清了。牯子听着邻家的乒乓鞭炮声过了小年，估摸再不会有谁“喜宴恭候”，终于松口气，便唱“有朝一日翻了身。”不想一曲未了，又有

两家送来“敬请光临”的红帖。其中之一，竟还是刘家老五的。

时光好快，老五的弟弟老六也要娶媳妇了。帖子接在手里，愣怔半晌，难过。难过了一会儿，又乐，乐得绕了院子猴转圈。娘的毛，这些年来，我老牯一直盼，盼的不就是这一天吗？瞧，神仙不负功夫人，“找脸儿”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当夜，他激动得睡不着，从被窝里爬起，披了棉袄痴痴地坐在炕上——想象着明日刘家老六宴席上的光景，体味那种出俗入圣的感觉。当然，有资格坐上席的人情钱，是要颇费心思谋划的……

夜风如老马嘶鸣，紧急且沙哑。锅灶般黑魆魆的屋内，听得老爹在土炕那边打呼噜，他便鼠儿似的运动起来，在一架破旧的炕头柜里摸索。弄出了声音，老爹呼噜停止，叽咕几句又翻身睡去。他并不迟疑，只是手脚放轻放慢，摸索得小心而又仔细。终于摸到了一件皮大衣，是大前天妹妹让人捎给老爹过年穿的。老人家喜得白胡子黑了又白，仔细地叠了又偷偷地藏藏在柜底破棉絮里，大约就怕他——而他还是找到了。

皮大衣虽然不是上好的料子，但到得沽衣市，还怕贱价没人要吗？悄悄地溜下炕来，将大衣团在腋下，黑暗中听听老爹喘气均匀，便轻轻地开门，踮了脚尖儿溜出去。

夜色浓重，冷风如锥，彤云密布的苍穹正拼了力气朝大地压下来，使得天地间空隙很小。人在这小小的空隙里，就产生些莫名的惶悚和疑惧。牯子禁不住打个寒战，稍沉，才瑟缩了身子朝门口走。走几步，又站住，忖度这件套皮大衣攀上天价也只能卖得一百几十元，揣一百几十元钱去老六婚宴上随“人情”，却似刘姥姥往荣国府里送南瓜，上席坐不成，说不准还要招人奚落。院中立定，百般琢磨，一双眼睷来巡去，像是要从墙根院角处寻出些金条元宝什么的。寒风擦着房檐泐下来，他忙乌龟似的缩了脖颈。可也就在这刹那，神灵忽然点化了他，他乐得几乎喊出来，三几步蹿到东屋门前，既轻且快地摘下扣住门的铁挂搭，一

进一出闪身间，就从梁头上取下一只白条子冻鹅。今年肉贵，老父见家中光景，料定春节难见荤腥，便提前将食量挺大的看家鹅宰了，褪毛清腔后高吊在东屋梁上，防狗防猫，却偏偏没想到防他。

年可以不过，爹可以不顾，上席无论如何是要坐的。更何况今非平常，是要去刘老五家。带着遂愿后的欣喜，牯子步履轻盈地开院门走出去，黑暗中，门前土崖下有白疹疹的东西闪过，细瞧，是那条路，通李家庙大集的路。路虽坑洼不平，却长而空阔……

尽管天上飘着大雪，尽管路上积雪没过脚脖，可攥了二百多元钞票的牯子，仍在中午之前赶回来了。看刘家院里，人声鼎沸，装在楼顶上的喇叭传出一阵阵像是人唱也好似驴叫的歌。他无心听那听也听不懂的歌词，便直直地撞入门去，豪气地来在红账桌前，在人们仰视、信服而审度的目光中，慢慢地自腰中拔出两张大票，在手中抡个漂亮的扇面，漫不经心的神气向下一甩，眼睛瞅着天空说：“记上！”

一辈子不是当“红总”就是当“白总”的老邵虽已年老，一只眼仍旧极明亮，蘸唾沫数款之际，大约忆起了当年在此发生的过节，先是颜面讪讪，又说了些谁也听不清的客气话，随后忙乱了一阵，就歪了脖子喊：“咦嗨嗨，上席一位，待客！”

“上席”的滋味虽已体验多次，可是以往不论哪一次，都不及今儿感受深切。牯子未曾沾酒先自陶醉，晕乎乎只听得杯盘酒盏响，待喝过几轮，便脑袋发麻，目光散乱，看人都像狗的嘴脸。耳中嗡嗡响动不止，恍惚赶集进了牲口市。所幸他目光乱而不迷，还是看到了，看到了正笑咪咪走过来的小叶。脑子由酒缸中挪回到凉水盆，便清楚许多。多年的被窝不凉，多年的情义不忘，小叶小叶……

小叶徐娘半老犹存风韵，如馍的髻子挽在脑后，似水的柔发在耳旁耷着，腰身丰满衬出了别样的线条，由于发福长肉，依然红扑扑的脸上，又人工造就般添了两个小小酒窝。水流岁月中虽也常常碰面，碍了

那次的旧情变旧仇，他再不曾正眼看她。近几年，小叶多次捎信续干亲，忙子却是肚里难撑船。今日有酒在血管里流动，就觉肚量宽了，胆子壮了，脸皮厚了。一股如泉温情涌至心头，便忍不住迎了小叶痴痴地瞅。三十多岁的汉子情感仍旺，瞅不半刻，心旌摇动，于是忆起了昔日的棒子地，忆起了在棒子地里颠鸾倒凤的感觉。正要继续地忆下去，蓦然看到了跟在小叶身后的一个小家伙儿。小家伙儿还在蹒跚学步，走几下停一停，好奇地望着身边的一切。这孩子模样端正但不文静，像老五，像小叶——他忙对着杯中水酒照了照，竟也像自己的模样。刹那间，他胸中波澜翻腾，嘴里不吭，心中却说：我的，是我的。哦，日子不对。嗯？不是也有怀胎两年才生孩儿的吗？小叶哟小叶，告诉我，快告诉我，是不是咱俩的？

忙子认定了跟在小叶身后的小孩是自己的儿子，就生出许多的安慰。孩子即使不喊爹，也该知足了。半生无“对儿”却并未断子绝孙，至于儿子姓什么，管他呢！姓名只是代号，有什么可认真的？譬如当初造名时把“人”唤作狗而把“狗”唤作人，传到如今，“狗”便比“人”尊贵了。并且太幸福，坐着上席看儿子，天下便宜事让我占尽了。老五哟老五，你笨熊，你傻种，你稀里糊涂给我养大了儿子，你是王八当爹，血汗白流了。小叶哟小叶，你如今冲我笑，我知道你在笑什么，你心里乐，我比你更乐……

乐极生悲，忙子眼里终于流了泪。泪水淌进嘴里，与刚刚灌进的烈酒掺和，泪酒顺了嗓子冲下，不知起了什么反应，刺激得胸腔作痛，嗓管灼辣，他忙张开口——要喊，要吐。不料，送出来的却是惊天大哭。

这就不吉利。人家办喜事，不是死了爹，是请你来号丧吗？正走过来的小叶母子怔住不动，张罗待客的刘家老五老六全都傻了。酒席上失态并非没有，这得看是什么场合。再说，哭了三声五声也罢，他却捶胸顿足，哭声就如《诸葛亮吊孝》似的大而持久。亏得独眼老邵眼界开

阔，慌忙招呼了几名壮汉，半劝半拽地将他从席上弄到大门外。唯恐他回马枪又杀来，径直抬了他脚不沾地送到他家门前土崖上。家门口老父正为失了冻鹅和皮大衣而愤怒，远远望到儿子又这般光景，老脸皮挂不住，咣当把大门关了。老邵与壮汉们呆了呆，伸舌头说：“家门也是家，就扔这里吧！”

起了风，又下起了雪。风雪中，似乎有人问：“小子，还认得爹吗？”

牯子困乏地睁开眼睛，恍惚间一团白而蓬乱的胡子在面前抖动。占我便宜吗？孬种！他想骂，喉中涌出一串酒隔，将未及想好的脏话噎回去。抻一抻，终于反击：“我……是你爹！”

极响亮的一巴掌，似乎抽在了脸上。牯子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嘴角游动，一摸，是血。蒙了一秒钟，不犹豫，照准白胡子准确地挥去一拳，耳边吭哧响动，就有什么笨重的东西咕噜滚下了身边的土崖。土崖下传来那种老牛断气前的喘息，他稍稍清醒，意识到自己可能闯了祸，几乎不需大脑发令，双腿便自动将身子弹起，惊枪的兔子般朝南逃去了。

背后响起杂乱的脚步声。有人追来了？牯子惶惶地扭回头，没有，什么也没有。厉厉朔风，刮乱了他在奔跑中撩起的雪粒，唰啦啦，唰啦啦。他脚下并不停住，更加玩命地逃。往哪里逃，为什么逃？脑中，心中，全在糊涂中。意识中只有一个目的：多逃得一步，就能从一种灾难里解脱。一霎，也仅仅是一霎，北风已帮他把自己送出村外，来到了天也苍苍地也茫茫的雪野。风风雪雪懵懵懂懂中，他拐了两个弯，忽然脚下发喧，手在空气中抓挠了几下，便结结实实地跌进了一个雪窝。凉疹疹的雪粉钻进裤腿袖口袄领里，一个激灵，他的身子开始哆嗦。

寒气酒气加晦气，他气急败坏了。他晃动着上半身，竭力从雪窝里往外爬。是坟坑粪坑还是一眼报废的土井？够深的。待他爬上来时，手脚全冻麻木了。他坐在坑沿，喘息未定，北边又传来让他恹恹的脚步